舊唐書/卷200上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北狄 ◄

舊唐書
卷二百上
列傳第一百五十上　安祿山　高尚　孫孝哲　史思明

► 朱泚　黃巢　秦宗權

○安祿山子慶緒　高尚　孫孝哲　史思明子朝義

安祿山〈子慶緒〉

安祿山，營州柳城雜種胡人也，本無姓氏，名軋犖山。母阿史德氏，亦突厥巫師，以卜為業。突厥呼鬥戰為軋犖山，遂以名之。少孤，隨母在突厥中，將軍安波至兄延偃妻其母。開元初，與將軍安道買男俱逃出突厥中。道買次男貞節為嵐州別駕，收穫之。年十餘歲，以與其兄及延偃相攜而出，感愧之，約與思順等並為兄弟，冒姓為安。及長，解六蕃語，為互市牙郎。

二十年，張守珪為幽州節度，祿山盜羊事覺，守珪剝坐，欲棒殺之，大呼曰：「大夫不欲滅兩蕃耶？何為打殺祿山！」守珪見其肥白，壯其言而釋之。令與鄉人史思明同捉生，行必克獲，拔為偏將。常嫌其肥，以守珪威風素高，畏懼不敢飽食。以驍勇聞，遂養為子。

二十八年，為平盧兵馬使。性巧黠，人多譽之。授營州都督、平盧軍使。厚賂往來者，乞為好言，玄宗益信嚮之。

天寶元年，以平盧為節度，以祿山攝中丞為使。入朝奏事，玄宗益寵之。

三載，代裴寬為范陽節度，河北採訪、平盧軍等使如故。採訪使張利貞常受其賂；數載之後，黜陟使席建侯又言其公直無私；裴寬受代，及李林甫順旨，並言其美。數公皆信臣，玄宗意益堅不搖矣。後請為貴妃養兒，入對皆先拜太真。玄宗怪而問之，對曰：「臣是蕃人，蕃人先母而後父。」玄宗大悅，遂命楊銛已下並約為兄弟姊妹。

六載，加大夫。常令劉駱谷奏事。與王鉷俱為大夫。李林甫為相，朝臣莫敢抗禮。祿山承恩深，入謁不甚罄折。林甫命王鉷，鉷趨拜謹甚，祿山悚息，腰漸曲。每與語，皆揣知其情而先言之。祿山以為神明，每見林甫，雖盛冬亦汗洽。林甫接以溫言，中書廳引坐，以己披袍覆之，祿山欣荷，無所隱，呼為十郎。駱谷奏事，先問：「十郎何言？」有好言則喜躍，若但言「大夫須好檢校」，則反手據床曰：「阿與，我死也！」李龜年嘗敷其說，玄宗以為笑樂。

晚年益肥壯，腹垂過膝，重三百三十斤，每行以肩膊左右抬挽其身，方能移步。至玄宗前，作胡旋舞，疾如風焉。為置第宇，窮極壯麗，以金銀為箅筐笊籬等。上御勤政樓，於御坐東為設一大金雞障，前置一榻坐之，卷去其簾。十載入朝，又求為河東節度，因拜之。

男十一人：長子慶宗，太僕卿，少子慶緒，鴻臚卿。慶宗又尚郡主。

祿山陰有逆謀，于范陽北築雄武城，外示禦寇，內貯兵器，積穀為保守之計，戰馬萬五千匹，牛羊稱是。兼三道節度，進奏無不允。引張通儒、李庭堅、平冽、李史魚、獨孤問俗在幕下，高尚掌書記，劉駱谷留居西京為耳目，安守忠、李歸仁、蔡希德、牛庭玠、向潤客、崔乾祐、尹子奇、何千年、武令珣、能元皓、田承嗣、田乾真，皆拔於行間。每月進奉生口駝馬鷹犬不絕，人無聊矣。既肥大不任戰，前後十餘度欺誘契丹，宴設酒中著莨菪子，預掘一坑，待其昏醉，斬首埋之，皆不覺死，每度數十人。十一載八月，祿山並率河東等軍五六萬，號十五萬，以討契丹。去平盧千餘里，至土護真河，即北黃河也。又倍程三百里，奄至契丹牙帳。屬久雨，弓箭皆漲濕，將士困極，奚又夾攻之，殺傷略盡。祿山被射，折其玉簪，以麾下奚小兒二十餘人走上山，墜坑中，其男慶緒等扶持之。會夜，解走，投平盧城。

楊國忠屢奏祿山必反。十二載，玄宗使中官輔璆琳覘之，得其賄賂，盛言其忠。國忠又云「召必不至」，洎召之而至。十三載正月，謁于華清宮，因涕泣言：「臣蕃人，

不識字，陛下擢臣不次，被楊國忠欲得殺臣。」玄宗益親厚之，遂以為左僕射，卻回。其月，又請為閑廄、隴右群牧等都使，奏吉溫為武部侍郎、兼中丞，為其副，又請知總監事。既為閑廄、群牧等使，上筋腳馬，皆陰選擇之，奪得樓煩監牧及奪張文儼馬牧。三月一日，歸范陽，疾行出關，日行三四百里，至范陽，人言反者，玄宗必大怒，縛送與之。十四載，玄宗又召之，托疾不至。賜其子婚，令就觀禮，又辭。

十一月，反于范陽，矯稱奉恩命以兵討逆賊楊國忠。以諸蕃馬步十五萬，夜半行，平明食，日六十里。以高尚、嚴莊為謀主，孫孝哲、高邈、何千年為腹心。天下承平日久，人不知戰，聞其兵起，朝廷震驚。禁衛皆市井商販之人，乃開左藏庫出錦帛召募。因以高仙芝、封常清等相次為大將以擊之。祿山令嚴莊，得士死力，無不一當百，遇之必敗。

十二月，度河至陳留郡，河南節度張介然城陷死之，傳首河北。陳留郭門祿山男慶緒見誅慶宗榜，泣告祿山，祿山在輿中驚哭曰：「吾子何罪而殺之！」狂而怒，官軍之降者夾道，命交相斫焉，死者六七千人，遂入陳留郡。太守郭納初拒戰，至是出降。至滎陽，太守崔無詖拒戰，城陷死之。次於泥水罌子谷，將軍荔非守瑜蹲而射之，殺數百人，矢及祿山輿。祿山不敢過，乃取谷南而過。守瑜箭盡，投河而死。東京留守李憕、中丞盧奕、採訪使判官蔣清燒絕河陽橋。祿山怒，率軍大至。封常清自苑西隤牆，使伐樹塞路而奔。祿山入東京，殺李憕、盧奕、蔣清，召河南尹達奚珣，使之蒞事。初，常清欲殺珣，恐應賊，憕、奕諫止之。常清既敗，唯與數騎走至陜郡，高仙芝率兵守陜城，皆棄甲西走潼關，懼賊追躡，相蹂藉而死者塞路。陜郡太守竇庭芝走投河東。賊使崔乾祐守陜郡。臨汝太守韋斌降於賊。

十五年正月，賊竊號燕國，立年聖武，達奚珣已下署為丞相，五月，南陽節度魯炅率荊、襄、黔中、嶺南子弟十萬餘，與賊將武令珣戰于葉縣城北枌河，王師盡沒。六月，李光弼、郭子儀出土門路，大破賊眾於常山郡東嘉山，河北諸郡歸降者十餘。祿山窘急，圖欲卻投范陽。會哥舒翰自潼關領馬步八萬，與賊將崔乾祐戰於靈寶西，為賊覆敗，翰西奔潼關，為其帳下執送於賊。關門不守，玄宗幸蜀，太子收兵靈武。賊乃遣張通儒為西京留守，田乾真為京兆尹，安守忠屯兵苑中。十一月，遣阿史那承慶攻陷潁川，屠之。

祿山以體肥，長帶瘡。及造逆後而眼漸昏，至是不見物。又著疽疾。俄及至德二年正月朔受朝，瘡甚而中罷。以疾加躁急，動用斧鉞。嚴莊亦被捶撻，莊乃日夜謀之。立慶緒于戶外，莊持刀領豎李豬兒同入祿山帳內，豬兒以大刀斫其腹。祿山眼無所見，床

頭常有一刀，及覺難作，捫床頭不得，但撼幄帳大呼曰：「是我家賊！」腹腸已數斗流在床上，言訖氣絕。因掘床下深數尺為坑，以氈罽包其屍埋之。又無哭泣之儀。莊即宣言於外，言祿山傳位於晉王慶緒，尊祿山為太上皇。慶緒縱樂飲酒無度，呼莊為兄，事之大小必咨之。

初，豬兒出契丹部落，十數歲事祿山，甚黠慧。祿山持刃盡去其勢，血流數升，欲死，祿山以灰火傅之，盡日而蘇，因為閹人。祿山頗寵之，最見信用。祿山肚大，每著衣帶，三四人助之，兩人抬起肚，豬兒以頭戴之，始取裙褲帶及系腰帶。玄宗寵祿山，賜華清宮湯浴，皆許豬兒等入助解著衣服，然終見刳者，豬兒也。

慶緒，祿山第二子也。母康氏，祿山糟糠之妻。慶緒善騎射，祿山偏愛之。未二十，拜鴻臚卿，兼廣陽太守。初名仁執，玄宗賜名慶緒，為祿山都知兵馬使。嚴莊、高尚立為偽主。慶緒素懦弱，言詞無序，莊恐眾不伏，不令見人。莊為偽御史大夫、馮翊郡王，以專其政。厚其軍將官秩，以固其心。

二月，肅宗南幸鳳翔郡，始知祿山死，使僕固懷恩使於回紇，結婚請兵討逆。其月，郭子儀拔河東郡，崔乾祐南遁。八月，回紇三千騎至。九月，廣平王領蕃漢之眾收西京，走安守忠，賊之死者積如山阜。

十月，賊將尹子奇攻陷睢陽郡，殺張巡、姚摐等。王師乘勝至陝郡，賊懼，令嚴莊傾其驍勇而來拒。廣平王遣副元帥郭子儀等與賊戰于陝西曲沃，大破之於新店，逐北二十里，斬首十餘萬，伏屍三十里。嚴莊奔至東京，告慶緒，慶緒率其餘眾奔河北，保鄴郡。嚴莊至河內，南來歸順。賊將阿史那承慶等麾下三萬餘人，悉奔恆、趙、范陽。從慶緒者，唯疲卒一千三百而已。偽中書令張通儒秉政，改相州為成安府，署置百官。旬日之內，賊將各以眾至者六萬餘，凶威復振。偽青、齊節度能元皓獨率眾歸順，明年，改乾元元年，偽德州刺史王暕、貝州刺史宇文寬等皆歸順，河北諸軍各以城守累月，賊使蔡希德、安太清急擊，復陷於賊，虜之以歸，臠食其肉。其下潛謀歸順者眾矣，賊皆易置之，以縱屠戮，人心始離。又不親政事，繕治亭沼樓船，為長夜之飲。高尚等各不相葉。蔡希德兵最銳，性剛直，張通儒譖而縊殺之，三軍冤痛不為用。以崔乾祐為天下兵馬使，權領中外兵。乾祐性愎戾，士卒不附。

九月，肅宗遣郭子儀等九節度率步騎二十萬攻之，以魚朝恩為軍容使。初，子儀之列陳也，使善射者三千人伏於壘垣內。明日接戰，子儀麾其屬偽奔，慶緒逐之，伏者齊

發，賊黨大潰。使薛嵩求救于史思明，言禪讓之禮。思明先遣李歸仁以步卒一萬、馬軍三千，先往滏陽以應。及至滏陽，子儀之圍已固，築城穿壕各三重，樓櫓之盛，古所未有。又引水以灌城下，城中水泉大上，井皆滿溢。以安太清代乾祐為都知兵馬使。思明南攻魏州，節度使崔光遠南走，思明據其城數日，即乾元二年正月一日也。思明偽稱燕王，立年號。

慶緒自十月被圍至二月，城中人相食，米斗錢七萬餘，鼠一頭直數千，馬食隤牆麥鞬及馬糞濯而飼之。思明引眾來救，三月六日，子儀等戰敗，遂解圍而南，斷河陽橋以守谷水。思明領其眾營于鄴縣南。慶緒使收子儀等營中糧，尚六七萬石，復與孫孝哲、乾祐謀閉門自守，議更拒思明。諸將曰「今日安可更背史王乎！」張通儒、高尚、平冽謂慶緒曰：「史王遠來，臣等皆合迎謝。」對曰：「任公暫往見思明。」思明與之涕泗，厚其禮，復命歸城。經三日，慶緒不至。思明密召安太清令誘之。慶緒不獲已，以三百騎詣思明。思明引入，令三軍擐甲執兵待之。及諸弟領至於庭，再拜稽首曰：「臣不克負荷，棄失兩都，久陷重圍，不意大王以太上皇故，將兵遠救。」思明曰：「棄失兩都，用兵不利，亦何事也！爾為人子，殺汝父以求位，庸非大逆乎？吾為太上皇討賊。」即牽出，並其四弟及高尚、孫孝哲、崔乾祐，皆縊殺之。

祿山父子僭逆三年而滅。初王師之圍相州也，意朝夕屠陷，唯術士桑道茂曰：「三月六日，西師必散，此城無憂。」卒如其言。

高尚

高尚，幽州雍奴人也，本名不危。母老，乞食于人，尚周遊不歸侍養。寓居河朔縣界，與令狐潮鄰里，通其婢，生一女，遂收之。尚頗篤學，贍文詞。嘗歎息謂汝南周銑曰：「高不危寧當舉事而死，終不能咬草根以求活耳！」縣尉有姓高者，以其宗盟，引置門下，遂以尚入籍為兄弟。李齊物為懷州刺史，舉高尚不仕，送京師，並助錢三萬。齊物寓書于中官將軍吳懷實以托之。懷實引見高力士，置賓館中，令與男丞相錫為學，無問家事，一以委之。無何，令妻父呂令皓特表薦之。

天寶元年，拜左領軍倉曹參軍同正員。六載，安祿山奏為平盧掌書記，出入祿山臥內。祿山肥多睡，尚執筆在旁或通宵焉，由是浸親厚之。遂與祿山解圖讖，勸其反。

天寶十一年，祿山表為屯田員外郎。及隨祿山寇陷東京，偽授中書侍郎。偽赦書制

敕多出其手。始，尚與嚴莊、孫孝哲計畫，白祿山以為事必成。及顏杲卿殺李欽湊於土門，揚聲言榮王琬、哥舒翰二十萬眾徇河北，十七郡皆歸順。顏真卿破袁知奉三萬眾於堂邑，賀蘭進明再拔信都，李光弼、郭子儀繼收常山、趙郡，河北路絕者再。河南諸郡皆有防禦，潼關有哥舒翰之師。祿山大懼，怒尚等曰：「汝元向我道萬全，必無所畏。今四邊若此，賴鄭、汴數州尚存，向西至關，一步不通，河北並已無矣，萬全何在？更不須見我。」尚等遂數日不得見祿山，憂悶不知所為。

會田乾真自潼關至，曉諭祿山曰：「自古帝王，皆有勝敗，然後成大事，豈有一舉而得之者乎！今四邊兵馬雖多，皆非精銳，豈我之比。縱事不成，收取數萬眾，橫行天下，為一盜踔，亦十年五歲矣，豈有人能制我耶！尚、莊等皆佐命元勳，何得隔絕不與相見，令其憂懼？只此數人，豈不能為患乎？外間聞之，必心搖動。」祿山喜曰：「阿浩，非汝誰能開豁我心裏事，今無憂矣！為之奈何？」乾真曰：「不如喚取慰勞之。」遂召尚等飲宴作樂，祿山自唱歌以送酒，待之如初。阿浩，乾真小字也。及慶緒至相州，偽授侍中。

孫孝哲

孫孝哲，契丹人也。母為祿山所通，因得狎近。及祿山僭逆，偽授殿中監、閑廄使，封王。孝哲尤用事，亞于嚴莊。裘馬華侈，頗事豪貴，每食皆備珍饌。性殘忍，果于殺戮，聞者畏之。祿山使孝哲與張通儒同守西京，妃王宗枝皆罹其酷。與嚴莊爭權不睦。及祿山死，奪其使，以鄧季陽代之。慶緒之奔，莊懼為所圖，因而來奔。

史思明〈子朝義〉

史思明，本名窣干。營州寧夷州突厥雜種胡人也。姿瘦，少鬚髮，鳶肩傴背，欽目側鼻。性急躁。與安祿山同鄉里，先祿山一日生，思明除日生，祿山歲日生。及長，相善，俱以驍勇聞。初事特進烏知義，每令騎覘賊，必生擒以歸。又解六蕃語，與祿山同為互市郎。張守珪為幽州節度，奏為折沖。天寶初，頻立戰功，至將軍，知平盧軍事。嘗入奏，玄宗賜坐，與語，甚奇之。問其年，曰「四十矣」。玄宗撫其背曰：「卿貴在後，勉之。」遷大將軍、北平太守。

十一載，祿山奏授平盧節度都知兵馬使。

十四載，安祿山反，命思明討饒陽等諸郡，陷之。十五載正月六日，思明與蔡希德圍顏杲卿於常山，九日拔之。又圍饒陽，二十九日不能拔。李光弼出土門，拔常山郡，思明解圍而拒光弼。光弼列兵于城南，相持累月。光弼草盡，使精卒以車數乘於旁縣取草，輒被擊之，其後率十匹唯共得兩束草，至剉蒿薦以飼之。初，祿山以賈循為范陽留後，謀歸順，為副留守向潤客所殺，以思明代之。又以征戰在外，令向潤客代其任。四月，朔方節度郭子儀以朔方蕃、漢二萬人自土門而至常山，軍威遂振，南拔趙郡，思明退保博陵。五月十日，子儀、光弼擊之，敗思明於沙河上。又攻之，思明以騎卒奔嘉山，光弼擊之，思明大敗，走入博陵郡。光弼圍之，城幾拔。屬潼關失守，肅宗理兵于朔方，使中官邢廷恩追朔方、河東兵馬。光弼入土門，思明隨後徼擊之。已而回軍並行擊劉正臣，正臣易之。初不設備，遂棄軍保北平，正臣妻子及軍資二千乘盡沒。

思明將卒頗精銳，皆平盧戰士，南拔常山、趙郡，又攻河間。為尹子奇所圍，已四十餘日。顏真卿使和琳以一萬二千人、馬百匹以救之。至河間二十餘里，北風勁烈，鼓聲不相聞，賊縱擊之，擒和琳以至城下。思明既全，合勢，賊軍益盛。李奐為賊所擒，送東京。又攻景城，擒李暐，暐投河而死。遂使康沒野波攻平原。真卿覺之，兵馬既盡，渡河而南。攻清河，糧盡城陷，擒太守王懷忠以獻祿山。將軍莊嗣賢圍烏承恩於信都。承恩母、妻先為安祿山所獲，思明獲其男從則，使諭承恩，承恩遂降，思明與之把臂飲酒。饒陽陷，李系投火死。河北悉陷。尹子奇以五萬眾渡河至青州，欲便向江、淮。會回紇二千騎奄至范陽，范陽閉門二日，然後向太原，子奇行千里以救之。二年正月，思明以蔡希德合范陽、上黨兵馬十萬，圍李光弼於太原。光弼使為地道，至賊陣前。驍賊方戲弄城中人，地道中人出擒之。敵以為神，呼為「地藏菩薩」。思明留十月，會安祿山死，慶緒令歸范陽，希德留百餘日，皆不能拔而歸。自祿山陷兩京，常以駱駝運兩京御府珍寶于范陽，不知紀極。由是恣其逆謀。思明轉驕，不用慶緒之命。

安慶緒為王師所敗，投鄴郡，其下蕃、漢兵三萬人，初不知所從，思明擊殺三千人，然後降之。

慶緒使阿史那承慶、安守忠徵兵於思明，且欲圖之。判官耿仁智，忠謀之士，謂思明曰：「大夫崇重，人不敢言，仁智請一言而死。」思明曰：「試言之。」對曰：「大夫久事祿山，祿山兵權若此，誰敢不服！如大夫比者，逼於凶威耳，固亦無罪。今聞孝感皇帝聰明勇智，有少康、周宣之略，大夫發使輸誠，必開懷見納，此轉禍為福之上策也。」思明曰：「善。」承慶等以五千騎至范陽，思明悉眾介冑以逆之。眾且數萬，去之一里，使謂之曰：「相公及王遠至，將士等不勝喜躍。此皆邊兵怯懦，頗懼相公之來，

莫敢進也。請弛弓以安之。」從之。思明遂以承慶、守忠入內廳，飲樂之。別令諸將於其所分收其甲仗。其諸郡兵皆給糧，恣歸之，欲留者分隸諸營。遂拘承慶，斬守忠、李立節之首。李光弼使衙官敬俛招之。遂令衙官竇子昂奉表，以所管兵眾八萬人，及以偽河東節度高秀岩來降。肅宗大悅，封歸義王、范陽長史、御史大夫、河北節度使，朝義已下並為列卿，秀岩雲中太守，以其男如岳等七人為大官。使內侍李思敬、將軍烏承恩宣慰使，令討殘賊。

明年，改乾元元年，四月，肅宗使烏承恩為副使，候伺其過而殺之。初，承恩父知義為節度，思明常事知義，亦有開奬之恩，以此李光弼冀其無疑，因謀殺之。承恩至范陽，數漏其情，夜取婦人衣衣之，詣諸將家，以翻動之意諭之。諸將以白思明，甚懼，無以為驗。有頃，承恩與思敬從上京來，宣恩命畢，將歸私第。思明留承恩且於館中，明當有所議。已令幃其所寢之床，伏二人於其下。承恩有小男，先留范陽，思明令省其父。夜後，私於其子曰：「吾受命除此逆，明便授吾節度矣！」床下二人叫呼而出，以告思明。思明令執之，搜其衣曩，得朝廷所與阿史那承慶鐵券及光弼與承恩之牒，云：「承慶事了，即付鐵券；不了，不可付之。」又得簿書數百紙，皆載先所從反軍將名。思明語之曰：「我何負於汝而至是耶？」承恩稱：「死罪，此太尉光弼之謀也！」思明集軍將官吏百姓，西向大哭曰：「臣以十三州之地、十萬眾之兵降國家，赤心不負陛下，何至殺臣！」因搒殺承恩父子，囚李思敬，遣使表其事。朝廷又令中使慰諭云：「國家與光弼無此事，乃承恩所為，殺之善也。」

又有使從京至，執三司議罪人狀。思明曰：「陳希烈已下，皆重臣，上皇棄之幸蜀，既收復天下，此輩當慰勞之。今尚見殺，況我本從祿山反乎！」諸將皆云：「烏承恩之前事，情狀可知，光弼尚在，憂不細也。大夫何不取諸將狀以誅光弼，以謝河北百姓！主上若不惜光弼，為大夫誅之，大夫乃安；不然，為患未已。」思明曰：「公等言是。」乃令耿仁智、張不矜修表：「請誅光弼以謝河北。若不從臣請，臣則自領兵往太原誅光弼。」不矜初以表示思明，及封入函，耿仁智盡削去之。寫表者密告思明，思明大怒，執二人於庭曰：「汝等何得負我？」命斬之。仁智事思明頗久，意欲活之，卻令召入，謂之曰：「我任使汝向三十年，今日之事，我不負汝。」仁智大呼曰：「人生固有一死，須存忠節。今大夫納邪說，為反逆之計，縱延旬月，不如早死，請速加斧鉞！」思明大怒，亂捶殺之，腦流於地。

十月，郭子儀領九節度圍相州，安慶緒偷道求救於思明，思明懼軍威之盛，不敢進。十二月，蕭華以魏州歸順，詔遣崔光遠替之。思明擊而拔其城，光遠脫身南渡。思明于

魏州殺三萬人，平地流血數日，既乾元二年正月一日也。思明于魏州北設壇，僭稱為大聖燕王，以周贇為行軍司馬。三月，引眾救相州，官軍敗而引退。思明召慶緒等殺之，並有其眾。四月，僭稱大號，以周贇為相，以范陽為燕京。九月，寇汴州，節度使許叔冀合于思明，思明益振。又陷洛陽，與太尉光弼相拒。思明恣行凶暴，下無聊矣！

上元二年，潛遣人反說官軍曰：「洛中將士，皆幽、朔人，咸思歸。」魚朝恩以為然，告光弼及諸節度僕固懷恩、衛伯玉等：「可速出兵以討殘賊。」光弼等然之，乃出師兩道齊進。次榆林，賊委物偽遁，將士等不復設備，皆入城虜掠。賊伏兵在北邙山下，因大下，士卒咸棄甲奔散。魚朝恩、衛伯玉退保陝州，光弼、懷恩棄河陽城，退居聞喜。步兵散死者數千人，軍資器械盡為賊所有，河陽、懷州盡陷於賊。

思明至陝州，為官軍所拒于姜子阪，戰不利，退歸永寧。築三角城，約一月內畢，以貯軍糧。朝義築城畢，未泥，思明至，詬之。對曰：「緣兵士疲乏，暫歇耳！」又怒曰：「汝惜部下兵，違我處分。」令隨身數十人立馬看泥，斯須而畢。又曰：「待收陝州，斬卻此賊。」朝義大懼。思明居驛，朝義在店中。思明令腹心曹將軍總中軍兵嚴衛，朝義將駱悅並許叔冀男季常等言：「主上欲害王，悅與王死無日矣！」因言：「廢興之事，古來有之，欲喚取曹將軍舉大事，可乎？」朝義回面不應。悅曰：「若不應，悅等即歸李家，王亦不全矣！」朝義然之，令許季常命曹將軍至。悅等告之，不敢拒。其夜，思明夢而驚悟，據床惆悵。每好伶人，寢食置左右，以其殘忍，皆恨之。及此，問其故，曰：「吾向夢見水中沙上群鹿渡水而至，鹿死水乾。」言畢如廁。伶人相謂曰：「鹿者，祿也；水者，命也。胡祿命俱盡矣！」駱悅入，問思明所在，未及對，殺數人，因指在廁。思明覺變，逾牆出，至馬槽，　備馬騎之。悅等至，令傔人周子俊射，中其臂，落馬。曰：「是何事？」悅等告以懷王。思明曰：「我朝來語錯，今有此事。然汝殺我太疾，何不待我收長安？終事不成矣！」因急呼懷王者三，曰：「莫殺我！」卻罵曹將軍曰：「這胡誤我，這胡誤我！」悅遂令心腹擒思明赴柳泉驛，曰：「事已成矣！」朝義曰：「莫驚聖人否？莫損聖人否？」悅曰：「無有。」時周贇、許叔冀統後軍在福昌，朝義令許季常往告之。贇聞，驚欲仰倒。朝義卻領兵回，贇等來迎，因殺贇。思明至柳泉驛，縊殺之。朝義便僭偽位。

朝義，思明孽子也。寬厚，人附之，使人往范陽，殺偽太子朝英等。偽留守張通儒覺之，戰於城中。數日，死者數千人，始斬之。時洛陽四面數百里，人相食，州縣為墟。諸節度使皆祿山舊將，與思明等夷，朝義徵召不至。

寶應元年十月，遣元帥雍王領河東朔方諸節度、回紇兵馬赴陝。僕固懷恩與回紇左殺為先鋒，魚朝恩、郭英乂為後殿，自澠池入；李抱玉自河陽入；副元帥李光弼自陳留入；雍王留陝州。二十九日，與朝義戰於邙山之下。逆賊敗績，走渡河，斬首萬六千，生擒四千六百，降三萬二千人，器械不可勝數。朝義走投汴州，汴州偽將張獻誠拒之，乃渡河北投幽州。

二年正月，賊偽范陽節度李懷仙于莫州生擒之，送款來降，梟首至闕下。又以偽官以城降者恆州刺史、成德軍節度張忠志為禮部尚書，余如故。趙州刺史盧淑、定州程元勝、徐州劉如伶、相州節度薛嵩、幽州李懷仙、鄭州田承嗣並加封爵，領舊職。

思明乾元二年僭號，至朝義寶應元年滅，凡四年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